

# 無聲最大聲

果如

——慈母羅鄧讓妹女士於 2014 年 5 月 25 日辭世，世壽百歲。謹以此文，憶念母親二、三事。從今而後，自期自勉，勿負母恩。

我這一生，如果能夠知所長進，實應歸因於東初師公給我的磨練，以及聖嚴師父給我的訓練。鮮為人知的是，在我背後，還有一位慈母，默默地用她無盡的愛，無時無刻關懷著我，賦予我步步向前的力量。

母親的個子又小又矮，沒有受過任何教育。從小，就被自己的父母親送給別人，才沒幾歲，又被塞到我們羅家，做我爸爸的老婆，幫我爸爸成家立業。好不容易等到家裡的經濟慢慢好轉了，沒想到有了點兒錢，我老爸就開始風流娶小老婆，再也不管我們了。

我四歲的時候，母親就帶我離家，四處幫傭，想盡辦法討生活。我們經常搬家，居無定所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我們去投靠一位開設煤炭廠的親戚。雖說是投靠親戚，但我們依舊無以維生，所以就在煤炭廠旁，用木板搭了一個像遮雨棚一樣的小棚子，在棚架上擺放一些零食雜貨，靠著這個算不上買賣的生意過日子。

我們沒有地方住。煤炭廠旁有一間破破的小木屋，我們用木板釘了一張小床，終於有了一個可以睡覺的角落，當做我們的家。因為屋頂是破的，在這個僅容一張小床的屋子裡，隨時都可以看見天光。白天，我有太陽做朋友；晚上，星星月亮伴我眠。每逢下雨，小木屋就會自動響起滴滴答答的「雨之奏鳴曲」，真是好聽！唯一的缺點就是得趕快拿著瓶瓶罐罐盛接雨水，否則雨水很快就會浸濕床褥。雨夜天冷，母子倆人抱在一起取暖，相擁入眠。

因為地方偏僻，小木屋的四周長滿了雜草，雖然我們清除了屋旁的雜草，但到了夏天，經常還是會有蛇出沒。一開始，我們沒有電，只能摸黑過日子。後來接了電、有了燈，雖然我們只裝得起小小的燈泡，但在天黑後能有一盞燈光，還是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光明。

那時候，我們經常被欺負，被冷言冷語糟蹋，但媽媽總是把委屈往肚裡吞，即便有淚也不彈。小孩子之間的言語更為直接，我常常受到童伴的嘲弄。有時候被笑家裡窮，有時候被嫌長得矮，這些不好聽的話，我都還能忍受，但只要有人罵我是「沒有爸爸的小孩」，我一定和他拼命。我總是打輸架，弄得自己鼻青臉腫，一把眼淚、一把鼻涕、一邊哭喊著「我有爸爸、我有爸爸」地回家。平常不哭的媽媽，這時候再也忍不住了。看到媽媽哭得傷心，我心裡更難受。慢慢地，我知道自己得學會堅強，不論在外面遇到任何事，都不能向媽媽訴苦，因為只要一開口，媽媽會哭得比我更厲害。就這樣，我也學會了把眼淚往肚裡吞。

給我最大力量的，是媽媽的慈悲和信仰。媽媽永遠都相信觀世音菩薩，即便再苦，她都教我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，我才四歲，就會念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

世音菩薩」。那時候，我們經常窮到連供佛的香都買不起，也沒有任何佛像圖騰，我們只是空著手、對著天，嘴裡念著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」，念完一句、就地一拜。雖然我常常遇到困難，不敢跟媽媽訴苦，也常常忍不住躲起來在背地裡哭泣，但在遭遇困境、淚流滿面時，我總是想起媽媽的教導：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，祈求觀世音菩薩給我勇氣和力量。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」，一句接著一句，念著、念著，我的悲傷好像也跟著漸漸淡去，並且真的能從心底生起勇氣和力量，繼續面對生命中的種種考驗。

在那個年代，一個女人家帶著一個小孩，很難討生活。後來，媽媽只能到寺院裡幫忙煮飯打雜，因為相較於社會上的環境，寺院相對單純，母子二人至少有個地方棲身，不必擔心食宿問題。幾經波折，我們來到了中壢的元化院。

我慢慢長大，雖然學會了強忍悲傷，但心裡卻充滿著憤恨不平：為什麼爸爸不養我？為什麼我就是得跟著媽媽四處流浪、看盡別人的臉色、受種種的苦？為什麼全世界的人，單單只有我這麼可憐？為什麼天地如此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？我怨恨滿盈，按捺不住，在廚房幫忙撿菜的時候，用長豆排成一個「恨」字，嚇壞了齋堂的法師。

一方面，因為元化院是一個尼庵，而我已經小學五年級、漸漸進入青春期了，不適合繼續留住；另一方面，我的叛逆著實嚇壞了大家，弄得元化院的住眾不知如何是好。法師們於是跟我媽媽商量，決定把我送到中華佛教文化館。

最先，我以為我只是到文化館過暑假，等到假期結束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我必須留在文化館，我必須出家。為什麼是我？我不要做和尚！十二歲的我，是那麼地孤獨無助；等在我面前的未來，完全沒有出路。這樣的人生，何必再繼續？我跑到文化館的後山，在樹上綁了一個繩套，然後，我想起我的母親：我走了，媽媽一個人怎麼辦？我毫不猶豫，黯然地走下山來。

在中國傳統文化裡，做父母的人，總是期待子女快快長大，能夠成家立業，傳宗接代；期待自己年老時，能夠含飴弄孫，最好五代同堂。只要日子還過得去，誰願意送孩子到寺廟去做和尚？母親當年，想必早已山窮水盡、無依無靠，心力交瘁、不知所措，在沒人看見的角落，日復一日，隱隱啜泣。

於是，媽媽和我在文化館住了下來，媽媽負責煮飯，我做小沙彌。雖然有東初師公的磨練，但桀驁的我，依然難羈。我試著逃跑，借住同學家，媽媽還得用她微薄的單銀，為我支付食宿費。我不停地逃跑，不停地被師公捉回來。做為一個「逃跑沙彌」的母親，每一天，她要如何面對寺裡寺外投來的異樣眼光？但媽媽就像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人，永遠只是在心裡默念著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」。無聲之聲，最是大聲，她就這樣溫柔堅定地度過生命中的重重難關。

母親為我所承受的擔憂和苦難，從來不得停歇。我讀完東方佛學院（即現今之佛光山佛學院），卻得了腦瘤，半身不遂，眼歪嘴斜，跛著腳走路，隨時都可能因為腦瘤破裂而喪命。那時候，醫學科技尚不發達，即便手術成功撿回一命，我一輩子都得癱躺在床上；再加上當時的台灣，沒有社會醫療保險制度，醫療費用貴得令人咋舌，我這個窮和尚，只能望之卻步。再一次，我獨自一人，赤手空拳地面對生命的磨難；而我可憐的

母親，好不容易盼著我長到二十多歲了，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我，在人生最熾熱的年紀，拖曳著一付老邁的身軀。

這時候的我，已經不再是那個十二歲的慘綠少年。我研讀經典，修習佛法，而且也已經開始為大眾宣說佛法了，但在面對身體的疾病和內心的恐懼時，我卻無法用佛法安住自己的身心，惶論藉由生命的困境修證佛法。一直到聖嚴師父從美國返台，在他老人家的座下學習，經由師父嚴厲的訓練，我才得以親見生命的實相！在一次禪期結束時，師父命我和禪眾分享參禪體驗，說著、說著，我涕泗縱橫，坐在一旁的師父也跟著流淚。事後，師父走到我母親的身旁，用客家話告訴她：「秀英姑，到今天，我才真的得到一個弟子，你也才真的有了一個兒子！」

1984年，我從馬來西亞弘法返台，年屆七十的媽媽告訴我，她的身體極度不適，再也無法承擔廚房煮飯的工作。按規矩，「在家人」不得在寺院裡「養老」，如果媽媽不能再為住眾煮飯，不在寺院裡領職，她就沒有理由可以繼續在文化館常住。怎麼辦？媽媽費盡千辛萬苦才把我拉拔長大，我怎麼忍心讓她獨自一人、貧病交迫地度過晚年？幾經掙扎，我帶著媽媽離開了文化館。

一步、一步，我在中和、北投成立了道場，母親則和我一起住在中和的道場玉佛寺。雖然健康狀況不復以往，但媽媽的飲食起居一切正常，跟隨常住作息，早晚功課，禮佛念佛，手撥念珠，心中不停的是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」。媽媽常常勸請佛友，勤念觀世音菩薩聖號。看到熟悉的臉孔，她老人家偶爾還會分享東初師公、聖嚴師父的事蹟，難免也說說她的苦日子，還有我小時候的糗事。

母親雖然貧苦一生，但卻樂於布施。她把能省的錢，全都省了下來，連生病看醫生的掛號費，她都能省則省。她相信只要持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，小疾小病都能不藥而癒，比方說，原本害怕暈車、不敢搭乘汽車的她，只要跟觀世音菩薩「說好了」，就可以不必吃暈車藥，一路平安。省下來的錢，她全數捐給道場，做為建設之用，希望因此而能推廣佛法，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。

我生命中最大的享受，就是牽著老母親的手，在玉佛寺散步。以前，媽媽還可以和我一起到戶外走走，後來媽媽年紀大了，精神體力大不如前，我們只能在玉佛寺的大殿慢步，稍稍繞行幾圈。有時候，看著媽媽能夠在念佛聲中感受內心的安定，我就感到無邊的幸福。我在領眾念佛禪修時，經常會有一些年紀較長的老菩薩前來共修，我總是在他們的身上，看見母親的身影。

我都六十多歲了，媽媽還是常常問我：「有沒有多穿衣服啊？」每次聽到這句話，我心裡都感到很納悶：這句話應該是我問她的吧？怎麼到現在都還是媽媽在關懷我、擔心我？可見，在媽媽的眼裡，我永遠是個長不大的小孩。天下父母心，慈母的愛和關懷，永遠不會因為子女長大而止息。

近年來，我經常應邀到各地帶領禪修，我和媽媽相處的時間，明顯減少。每次出門，媽媽總是一再叮嚀：「要好好教大眾，要誠心，要低心（謙卑），要歡歡喜喜地教大家。別人如果不懂、不會，不要責怪人家，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。」字字句句，諄諄教誨，期許這個方外幼子，能以佛法利益更多人。

即便遠行，我總是想辦法打電話回玉佛寺，等待著從聽筒的另一端，傳來母親的聲音。我總是問候她：「媽，我吃飽了，你吃飽了嗎？」媽媽總是回問：「我吃飽了，你吃飽了嗎？」然後換我回答：「我吃飽了。」母子二人的對話，簡單俐落，就此結束；放下聽筒的我，嘴角上揚，心裡滿滿的感恩。養大我的每一口飯，全都得來不易，一句「吃飽了」，母子均安。

父親雖然傷透了媽媽的心，但媽媽並不絕情。得知我心裡還氣著爸爸，媽媽竟然告訴我，我沒資格對爸爸生氣，因為這是父母親之間的事，和我這個小孩沒關係，而且，我的生命是爸爸賜給我的，我理當應盡人子之孝。爸爸晚年病了，媽媽還讓我送錢給爸爸；爸爸往生時，媽媽也囑咐我要為父親送終。

長大的我，有時候忍不住，會對母親大聲說話。比方說，前幾年，媽媽還能方便行走時，常常在玉佛寺附近摘折野花供佛。熱心的她，看到路邊雜草太過茂密，不但擔心路過的小學生會被絆倒，又擔心草叢太密容易藏養蛇類，所以經常順手除草，每次都做到快中暑了，還不知道歇手。我生氣地責怪她，不懂得照顧自己，她卻告訴我，她還做得動的事，就應該盡力去做。

兩年前，因為年紀真的大了，母親的骨質嚴重疏鬆，健康急轉直下，住進醫院，但她完全不聽從醫師的指令，不配合進行各項檢測。著急的我，用起激將法：「你再不配合，我就不理你了！」媽媽卻老神在在，依然不理不睬，頂多只是按時服藥，勉強進食。慢慢地，媽媽的吞嚥功能退化，只能以鼻胃管灌食，身體器官的各項功能也跟著退化，肌肉愈來愈無力，生活起居，皆需專人照顧。

媽媽的身體老了，不聽使喚，但媽媽的神智，清楚依稀。偶爾體力稍好，還能和我對談幾句；即便累了、不易開口，媽媽的眼神，總是流露著對我無盡的關愛。這一、兩年，我的行程愈排愈緊，停留在玉佛寺的時間愈來愈少，即便倒病在床，母親從未因聚少離多而有絲毫怨語。每次向媽媽辭行，在慈母的眼中，我看到的是更多的關懷、更深的期許。

今年的母親節，媽媽一如往昔，在玉佛寺的前庭閉眼靜坐，享用初夏午後的陽光。兩天後，我依約前往歐洲地區帶領禪修，不久即接到母親辭世的消息。百歲老母，捨子獨行，轉身放手，何等灑脫自在！倒是身處瑞士、忝為領眾修行的我，難掩悲痛，眼前不時浮現慈母的身影。

生離死別雖常事，人子聞訊嘆無常！師公的磨練，師父的訓練，以及母親的關愛和期許，造就了今天的我。果如無以為報，自當盡形壽、獻生命，讓更多人親見生命的實相，真真實實地體證佛法的好。從今而後，自期自勉，勿負師恩、母恩、眾生恩。

果水

于台北，2014. 06. 11